

詩

說

詩說卷第九

小雅

谷風

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惧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弃予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惧實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之詩二其一為即風刺夫婦相弃是詩猶夫婦

也其相背背明矣訓詁皆曰東風以理推之東風長  
育者也何至不美如此豈山谷之風乎在易山下有  
風蠱：陳者也山下之風則物為之撓亂所以為蠱  
谷者山趾盤旋處其風常回旋反覆焉此詩之谷風  
其此義歟故此詩卒章有維山崔嵬之詞可以見矣  
頌亦蠱之意也訓詁之釋頌甚詳且援爾雅為証但  
恐爾雅因詩之諱而生此義耳諱豕要有室也其三  
章則風之蕩蠱極矣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冬風  
之肅殺也在鬼險也本其險崎而至于相失大德指

恐惧之時舊好不存而罪怨作矣故曰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記謂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小怨未  
必傷大義也未若後世徇利賣友也凡詩章皆自淺  
入深好愈深則映愈甚自與至懷自弃至遺至怨類  
皆若此序言朋友非止用友也親姻賓主皆友焉李  
曰風俗厚而朋友有信伐木是也風俗薄而朋友道  
絕谷風是也習：和兌東風也謂之谷風毛曰風雨  
相感朋友相須可以輔仁也頤亦如毛訓恐惧患難  
之時實我于懷抱之中不稽忘也安樂之時如遺弃

之物元所記念也崑山嶺也王氏曰風之于草木其  
養成就之風之德大矣然終不能不萎死則風有所  
不能免也孰為此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况人乎此  
說也是也蓋天地之大猶有所不足

蓼莪

蓼、者莪匪莪伊蒿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父母生我勞瘁斯之馨矣維壘之耻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元父何怙元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碩我

復我出入履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南山律、飄風弗、民莫不殺  
我獨不卒

此詩辭雖易解而旨多窒詳而玩之卒以所謂孝子  
行役喪親之所作似誠有之矣說者困于終養一語  
勉強為說以求合焉豈詩旨乎哉之琴、與父母之  
生育也今為蒿為蔚夾次三章即為耕鑿之辭王氏  
謂譬君民為當鮮民之生謂民生意之寡也長其父  
母欲元生也三四兩章連念其父母甚哀五六兩章

父母皆葬矣故指南山而言報風喻日月迅忽也民  
莫不能殺養父母我獨何為有此害乎我獨何為不  
死從之于地下乎哀之至也

大東

有隸蓋殮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頌之潛焉出涕

是詩首末皆以酒食為義詩之名則指東國之諸侯  
也殮七為首詞詩人明周家待諸侯之禮歛砥之至  
平矢之至直所以殞諸侯之節示御下之情者也若

天下為公之世君子小人皆能得之而无缺焉者也  
小東大東杆軸其空糾、葛屨可以履霜、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疾

賦歛之重供億之困以葛屨而履霜以小子而居朝  
列因仍不已詩人所以憂也

有例沈泉無彼獲新契、寤歎哀我憐人薪是獲薪尚  
可載也哀我憐人亦可息也

申言薪是獲言薪已去其本根又浸以豔冷之泉有  
民窮之已甚也薪之浸尚可載民已窮不可求其力



矣薪非可以獲言析薪刈薪可也獲薪即獲稻之獲  
農民以伐薪者也是不可沒之物已沒則不可薪載  
而弁之而已

東人之子賤勞不來西人之子槩、衣服舟人之子然  
燕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  
袞雖則七袞不成報章况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  
西有啟庚有秣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

東人小東大東也西人周之近畿也然此四者皆以  
之子為緯恐不宜略似若征役下及于子孫華寵溢  
被于家僮使一身之勞苦猶可言幼且賤者亦若是  
矣詩人之所以重歎也五章言酒與漿之不均况併  
漿亦不及哉承上章崇悴之不侔也瓊璫承上章百  
僚是試之不稱其服也自此以下皆託天象以言當  
時諸侯之失政取喻之旨各具首言女牛似若指王  
后之失道于織女為詳他之言直者獨織女為有異

緯織女以夜見此以日言與衆妣以庶嫡亂也然中  
后而立衆妣也既以終日言織女夫六章又曰七表  
曰不成報章似與七人之濁亂朝政如十月之交皇  
甫之流也牛星明則王道昌與幽王也啟明長庚鄭  
熱之說是已二星在日之旁秉日光之微而見焉若  
中臨照天下之時二星安在哉似若與近習之竊弄  
也畢之為掩捕烟羅皆取則焉僅布之行列而已七  
章箕斗皆以形著啟明長庚之外皆二十八宿之象  
皆以秋見于南方河漢當秋而明西方之宿以時著

見有其形有其名無其用者也其當時諸侯失屏翰  
之義故詩人極言之三章以前上之窮其力也四章  
無以慰服其心矣故託天象以言諸侯之失職其時  
大戎之禍王室諸侯其失均尔豈但一申侯哉日出  
之光照臨下土者也天漢亦有光不足以照臨矣以  
夜言星漢以日言織女非與衆似而何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于秋日凄、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其其遭時冬日烈、飄風發、民莫

不救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救滔々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宰英我有匪鴉匪為翰飛戾天匪  
鱣匪鱉潛逃于淵山有厥嶷隄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名詩之旨與前正月之義同正月亦建己之月然正  
月以繁霜為言四月以維夏為言二詩皆以喪亂為  
憂而正月之憂也猶薄四月之憂極矣均幽王之變  
小雅也在正月則以平王之將篡而携王之悖獨在

四月則禍亂已極民已不堪也然詩之辭何其不伴也繁霜于初夏災變之忽見禍宜未深也以建巳之月夏令始順曾及丹月暑事已極前日方慮其祥暑流金鏤石今遽至于暑氣之已盡猶文武之業如此盛大太平之治如此阜絕曾未几何遽至蕩滅然後知詩人言胡之深切也故有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之言詩之八章前二句多此典故二句皆有不勝言之情二章秋已悽、而卉木皆病天下皆歸于亂離矣三章寒威已極被害之獨異者以守官之臣不獲與

民庶同也四章嘉卉之若梅栗有嘉實一旦廢黜為  
殘為賊不以其罪也五章謂泉水之或清或濁備有  
時而有潔也禍亂日以構扇元時而能清矣六章以  
江漢為喻言前日之經紀斯世如此其壯也我盡力  
于世豈後能為有無哉七章唯以隱遁為務如庚天  
之翼不可繒繳也如潛淵之魚不可鉤餌也卒章乃  
有蔽薇杞棘之興其知其所以為哀之故詩人之旨  
殆謂禍亂之極逃避无所窺于深山而仰蔽薇之食  
窺于原隰而有杞棘之棲若是則誠可哀矣由是言

之則正月者民庶之被害者淺四月則臣僚之被害也獨深二詩不必同時而作其不美則遺相似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濟天之下莫非王土卑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哉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雷四方或燕或息或直瘁事國或息偃在林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或勞或棲邊徼仰或王事鞅掌或堪樂飲酒或慘或咎或出入



風操或靡事不為

詩名北山而詩肆自陟彼北山之外无餘肆詩皆固  
在是也豈以山之向北日月照臨之所遺乎三章以  
前以王事自任未至于怨也自此以下二句皆相反  
則怨其均矣先聖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上者不能  
任用其臣勞逸皆失其宜怨作矣出王時不待大戒  
滅周而亂成賢不肖離處忠邪共政失政已久非一  
婦人之患也人臣之蒙不以家事肆王事力所能任  
惟惧不給者養賢之成效也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元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雍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易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則有折足之凶。詩人憂其任重，而作此詩也。詩前二章尚言塵，以車起象，乎自塵之累薄也。

小明

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徃徂西至于允野二月初吉我  
維寒著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年去  
暮念我獨兮我事孔疚心之憂矣憚戒不暇念彼共人  
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  
云其還政事愈感歲年去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句始  
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元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尔君子元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以小明為別于大雅之大明者說詩者強為此緯爾  
詩之辭止曰明：上天無他旨也以天之明、安可  
以小言哉詩以征伐為怨者前三章之詞也後二章  
皆以靖兵正直為義而歸于神之祐佑豈非恃天道  
之明乎始也以善道相之或若辱之以祿食卒章介  
以大福矣人所監雖微蓋亦不少借矣在者位惟當  
靖兵其德雖不獲常于安處神明之所福者固大也

鼓鍾

鼓鍾將、淮水揚、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鍾皆、淮水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  
伐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如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備

周都豐鎬營成周于洛、之去淮尚為非遠而豐鎬  
去淮遠甚幽王未嘗遷于洛邑也苟為以淮水為言  
以鼓鍾名詩而琴瑟笙磬雅南皆備倘在洛邑亦不  
應借淮為言以豐鎬之樂奏于淮水之上不亦異乎  
聞樂而樂人之情也今為奏樂而每章以憂言不但

憂之而已且傷且悲是託淮水以為興也又疑幽王  
或廵守至淮而奏樂故聞樂而憂之乃有是詩然傳  
記無聞焉幽王非廵守者也所以言淮者其造以四  
情獨至海乎淮者濱之小者也其流甚促非若江河  
之綿亘亦非若濟漢之迂回也詩人憂文武之業迹  
至滅云故託淮以為興歎此姑存之以廣之通儒三  
章皆言淑人君子而繼于憂傷之下是則淑人必周  
之先王也不然則指宣王成康之君乎言其異于今  
日也卒章如以南為憂矣則雅非夷音也如以雅為

萬舞則南為何事以雅為器如笙師掌應雅以教械  
樂雅與箏同而南不可以為器竊意雅者曲雅也南  
者二南也皆箏師之所掌箏之所斂者也故曰以箏  
不借箏之所歌其二雅二南者乎三以字雅並言定  
以箏而斂雅南尔攷之周禮可見也詩人明其嘉樂  
之備先王以是原立國之本而用之祭祀賓客享食  
者也鼓鍾各詩取樂器之大者以極于樂之正聲爰  
文武之業將墜于地也前三章聞鼓鍾猶爰如此而  
况于歌斷箏乎淮水中有洲則不待言湯、潛、矣

以洲能道絕淮流也

楚茨

芑，者改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我稷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殮、絜爾牛羊以牲絜嘗或剝或亨或輝或將祝祭于枋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享孝雅有慶報以介福萬壽兕觥執奠酌、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熈



夫式札奠愬工祝敷告徂賚考孫苾芬考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暉既初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敷音神其  
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端諸宰君婦廢徹不  
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  
奠恣其虔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  
惠孔時維其盍之子、孫、勿替引之

楚茨信南山二三詩幾于大雅皆述文武成康之盛  
隆大抵言周家興王之初自荆棘中芟治以成播種

之功積而至于禮儀之備神人之享公私无缺久長而不墜其始如此其盛如此王氏所謂楚茨之生乃是栽藝黍稷之地其于訓釋刺詩之旨可謂當矣然本是依做序詩之辭為此義也就以為刺幽王則卒章所謂使君壽考猶可接也子、孫、勿替引之乃是皆見在之子孫期之以久長不得謂刺幽王明矣由此推之則詩之列于爰雅者其果出于吾夫子之手而无錯簡之誤乎是未可知也信南山之詩大抵詩詞皆一時之事是以此而列之信南山則本于禮

理楚茨則本于披荆棘皆原于農功未作之始以名  
詩也晦翁謂此詩與信南山言宗廟甫田大田言方  
社大抵通謂有田祿者之祭耳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  
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刺是  
殖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必  
苾芬、祀華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无疆

詩人以南山名詩而原于大禹之初信其為終南也  
其二章以雨雪同雲為崑山川出雲者也間之為治  
猶禹貢甸服也王者建都之地也如以為丘甸則南  
山非可甸之地也自南山起義豈于原隰則西周之  
地廣袤饒沃稼穡之盛王業所由興乎昔章言原隰  
疆理二章言雨雪霜是自是積之享祀受福自然之  
理也凡詩言南山者多取其壽次三次六章之所期

平

甫田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違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攸介攸止絜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稌黍以穀我士女曾孫  
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喜豫其左右膏其耜  
耜末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无疆

詩雖美小雅始若成周成時成王之正小雅也特恐  
作于幽王時耳鄭氏以甫為大井稅一夫甫之訓夫  
未有前比若齊風之甫田則訓大是詩以大言可也  
以其詳求之似若樂歲粒米俵庾多取之而不為虐  
故繼言我取其陳所謂陳者若向之所以貸民者乎  
或取之以為備以待凶年而食之也周家之經紀其  
民者詳宜必有之此詩與信南山皆以首章二句起  
義俾彼二字不可略也在檇樓雲漢言俾彼雲漢雲

漢可以倖彼言也田畝女可以言倖乎毛于拔撲則  
大此乃訓明又何也取民之制必本其所出之計如  
什一是也今止言歲取之數無所分別竊詳此詩專  
是為民積粟非賦祿故皆以農夫為言曾孫晦翁以  
傳注為成王為未必然引孔氏以為祖孫之遠稱今  
詳此詩所謂曾孫即稱甜之言小子以祖考言之也  
謂之成王詩意亦龐大田謂曾孫以婦子隄南畝可  
證也以田畝之廣大言之所積千萬故言倖也十千  
為萬、盈數也孟子曰多取之不為虐取之自我實

農人之積也首章二取不章二求皆併言之非為積  
則橫歟矣田之減曰農人稻梁曰農夫未嘗以為公  
家之物也故千倉萬箱如坂如京予以見田之俾而  
自古之有年也攸介攸止似若重其辭介若介然獨  
立者止若止于至善者是以俊髦出焉古者取士于  
農、力穡以孝養士有常心故賢才衆多二章言祀  
神根本之意三章身以曾孫為主君民相與之情

父兄之于其子弟此其勸相之意有以感  
動其人故為農者不惰而自已也卒章之保與庾皆



坤之曾孫其所以致虔後歸之于農君民之心見矣

大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軍邦做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  
炎大有濟姜、與而祁、而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穡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且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自楚漢以來四詩皆言周家重農之事若文武成康  
盛時之俗不應為函王發也以其次言之亦函王時  
矣詩人因世之衰而歌詠其盛則亦有矣慨歎其不  
可復見也二詩之名寔不相遠此而次之者抑以詩  
人之旨遠相似歟此詩以田畝傳為名大而以多稼  
言之卒章尚以曾孫為言畢首章曾孫是若之意觀  
以婦子值南畝則不可謂之君王以曾孫不怒農夫  
免歎則不可謂之民故皆多畷似若曾孫者詩人指  
其家之老乎若酒誥純其藝黍稷用存養父母之意

耶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泂：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矜有真以  
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泂：君子至止釋琇有珌君子  
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泂：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雍州之有洛水固也詩人所指非雍州之洛也何以  
明之詩之名曰瞻彼洛矣是瞻望彼之洛非秦雍之  
洛也小雅皆幽王以前之詩若平王東遷後之詩不

列之小雅也詩人見諸侯朝覲之禮設廢思昔成王  
作洛邑之初玉帛萬國如此其盛也又若宣王中興  
會同有繹皆不可復見故作是詩歎

裳、者華

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親之子我心滿兮我心滿兮是  
以有章處兮裳、者華其黃矣我親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者華或黃我白我親  
之子秉其四駱秉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詳味是詩之首珠不可知似若言人望所歸之賢者  
出為時用如謝安之在晉者也首章言其隱故曰處  
次言其出卒章言其大用似之如立其嗣子之意如  
成王命魯公是也不必其肖似也是詩无所刺作于  
幽王之時爾訓詁依序之大通謂之子指古明王恐  
他无此例之子指下之僻豈有指古之明王為之  
子而有我親之詞決不然也裳者華謂華之盛而  
葉之稱之也其後亦是美其文之盛耳有章猶坤之  
含章也或是思古之賢臣若此也兼其四駘別詠其

車馬也

桑扈

交：桑扈有爲其羽君子樂齊受天之祐交：桑扈有  
鸞其領君子樂齊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載  
不難受福不仰咒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故萬福來  
求

序者不知詩音強為之辨不待辨而明也止以有爲  
其領為文爾纓小宛交、桑扈車馬承來之辭其為  
禽之微小頭然以小禽而與諸侯之蕃屏也四章皆

以禍祉終之所以為刺者可知也似若諸侯力小而  
任重故示其可戒而以罰旣終之桑扈竊脂之趣、  
之至下者也猶介饗也豈有項領之類于當乎其文  
采亦微也乃為人君之所樂而受天之祐任為邦屏  
翰之責三章言屏翰之重如不斂戢不畏難則所受  
之福亦不多矣四章所以寃竊脂之喻旣示罰也  
豈以酒之旨而思所以為和柔乎如不以所交者為  
恃而長其傲慢則福將求而歸之矣以末章之交言  
之則交、未必為禽之音其上交諂而下交憤者耶

鴛鴦

鴛鴦于飛單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載  
其在翼君子萬年宜其遊福祿馬在廐推之林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林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綬  
之

鴛鴦之為匹為人、之所知也物之為偶而不可解  
者鴛鴦也以此名詩比典安在乎其作于函王之世  
則必以申后也函王之熙申后廢宜曰治亂之所由  
以分也以詩切推之首章之單羅謂始聘也宣王之



世中侯有功于國崧高所咏是以幽王娶之宜與國  
匹休矣二章謂侯所以捕魚非以張禽而鴛鴦在馬  
已為失地况于載其翼乎載翼猶可凡言左者皆不  
用者也謂申后之所由廢也廢而居申載翼矣白華  
亦言鴛鴦在梁載其左翼之子元良三二其德序所  
謂衰后也此詩之旨可見也秉馬之典鴛鴦非以其  
類在廐則不秉雅之林之所宜服秉以逆后于申也  
四章皆極言禍福者謂官室之正萬福來同反此皆  
禍亂之本也斯所以為詩人之旨歟杜甫謂使君自

有婦其學野駕騫其知此詩者也

頌弁

有頌者弁寔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敬既嘉豈伊其人兄  
弟匪他爲此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既見  
君子庶几說悻有頌者弁寔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敬既  
時豈伊其人兄弟共來篤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恟、既見君子庶幾有戒有頌者弁寔維在首尔  
酒既旨爾敬既阜豈伊其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  
維霰死喪无日無几相見無酒今夕君子維宴

自楚茨以下諸詩皆作于幽王之末喪亂將及而詩  
詞皆歌咏其美焉非若他詩之憂之切何也詩人知  
其不可返也幽王荒暴以言為罪矣此詩卒章生曰  
死喪元日元儿相見滄非犬戎已破鎬京周之宗族  
親戚莫有脫者予首章謂頭弁為伊何二章謂何期  
將不滂而冠此弁矣三章皆言酒肴之盛恐兄弟甥  
舅不滂而有此樂也樂酒今夕不可滂而繼也既見  
未見雖詩人之常言玩其律似虜辱于犬戎者為此  
不言憂而自見者也

車

間闕車之章兮思垂委女逝兮匪凱匪渴德音未枯雖  
無好友式然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今德  
來教式然且喜好爾无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无嘉  
穀式食庶幾雖无德典女式歌且舞涉彼高岡析其柞  
斲析其柞斲其葉滑兮鮮我覩尔我心馮兮高山仰止  
景行：止四牡馳、亦嚮如琴瑟尔新昏以慤我心  
方函王暨衆妣而然申后也以正嫡而不見容詩人  
豈有所贊女之思如間闕之盛其序之失既遠謫儻

皆宗之何也此詩似是申后見黜而往申詩人思而  
復之而作是詩也問閔之辭申后之出也好友似指  
褒申后有容德亦足以燕喜也二章承上而言三章  
皆以庶幾為言真其然也四章析薪之喻謂褒似聞  
其夫婦之好也薪已析而棄尚燔也詩人思得一見  
后之復還也卒章若申后之歸于申其行固無嫌也  
四章以一親為鮮卒章言欲王之視其初昏以衛邦  
人也以其事驗之則詩詞可通

青煙

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諛言營、青蠅止于  
棘諛人罔極交亂四圍營、青蠅止于棘諛人罔極構  
我二人

齊難鳴曰匪難則鳴蒼蠅之聲古謂青蠅不能污齒  
棘近世歐公有憎蒼蠅賦皆穢之害物也詩王章以  
樊棘為其所止之地言忠于荆棘非防閑所能蔽止  
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運且有楚敷核維旅酒既和音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壽蕃舞笙鼓樂既和  
秦燕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重有士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于仇宜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及、曰既醉止威儀愔、舍其坐迂屢舞仙、其未醉  
止威儀抑、曰既醉止威儀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宥既醉止載號載呶札我籩豆屢舞傲、是曰既醉不  
知其節側弁之俄屢舞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醉反耻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矧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說是詩者皆若刺幽王雖不明言利王寔者幽王之  
況亂以詩詞玩之似是一時化于其上以飲為俗若  
周公之戒康叔以商俗之染村者也其詩皆臣民交  
際之風非君臣廢放之事也詩凡五章前二章言禮  
飲首章言射二章言樂此賢者以酒接之文三章再



以詩名別之則言醉矣言醉則異于前二章之禮飲  
矣一入于醉則不復可以禮責矣醉則亂情則迂矣  
三章卒曰不知其秩承首章之左右秩也四章言  
伐德則已甚矣詩之大旨謂其初未有不善浸至于  
亂不可以初言矣卒章乃以正理斷之立監佐史丹  
三告戒童殺之喻雖若理之所允亦強言尔本不通  
暢也殺之與馘皆羊也羊无牝牡皆有角與鬣也童  
殺則今之綿羊也均為羊本无角而欲使出其角无  
此理也四五兩章皆以兩言析表之此所以為武公

之詩也已按武公以周宣王之四十二年衛世子共伯餘死而立備康叔之政才五六年而匡王即位及十有一年犬戎滅周武公將兵佐周甚有功為平王工公年九十有五歲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元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中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謀居處有褻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喉不失誦于是作抑戒違剝厲王以伯傲衛人謂之屠豕武公寔非函王三公果出

于武公而亦追刺也殆是當時化于幽王之習其風  
猶在序所謂刺時者矣檀弓言晉平公飲酒師曠李  
胡侍杜蒍聞鍾聲酌而飲其君臣斯揚解謂之杜舉  
蓋後此二百年其事可書猶若此武公之追刺可知  
也其刺時也者亦與酒誥同意乎

魚藻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醵豈樂飲酒魚在、藻有  
華其尾王在、醵飲酒樂豈魚在、藻依于其浦王在  
在醵有邠其居

詩人以在藻之魚喻王者之宅都何其略也非瓊淵  
之魚矣蘋藻生于澗溪沼沚之中非江湖之所生也  
詩人以蘋藻言其潔則有矣豈所以喻京師衆大之  
區哉三章皆以在藻發語微乎微者也惜曰不然以  
魚而依蒲、水畔之草也則為涸轍之蚶矣錡京周  
興主之地也大雅文王有殷言宅錡之事如此其大  
此詩止豈樂飲酒是足以繼文武之業乎故卒之曰  
有那其居備那有此居乎知其不能保有此都也

采芣

采芣采芣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臧沸摠泉言采芣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鶩聲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雖祚之枝其葉進、樂  
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左右亦  
是率從汎、揚舟緇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孫之樂只  
君子福祿曉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名詩之旨似與侍諸侯不近似序以錫予見于詩緯

遂稽函王舉燧之失以爲訓尔歌咏先王之舊以律  
後世可也但詩人之詞各有旨然昔章采菽之以莛  
宮者詩之本旨也以采菽而納之筐宮者天子維持  
諸侯而統屬之也先王之屬諸侯德而已尔德之不  
足而以物爲固己末矣詩人謂先王錫魯之常典也  
二章諸侯之朝王也禮泉以下出爲義并以潔言三  
章君臣交際之情四章屏翰之勢五章懼無以繁諸  
侯之心將有不屬之慮期以久遠而使之自定庚定  
也

角弓

驛：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放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驕，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虧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餼，如酌乳，取母教。孫升木如塗，附君子有微，歎小人與，厲而雪，燕。見現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妻驕而空得。見現曰：流如壘，如甃，我是用爰。

是詩亦庶幾正小雅常棣之旨，而常棣之義精矣。以

角弓為喻可謂至切辭以同人尚亦壯用肆為義者  
也弓者用則張之无事不用則弛、則必反其反也  
翻然不反則无以養其張之、力雖及也同体固在  
未嘗遠也言兄弟同氣豈能常順而不反乎此當以  
周公常棣之旨求之二章則為君人者言也幽王之  
兄弟其可詳其指平王之于伯服乎三章言其凡也  
四章亡字之言多不暢此由怨字起義也當其怨也  
各執其一方之義若可信也至受爵不讓而在己之  
義亡之矣五六兩章各以物起義、皆古遠似君而



齊天倫象喻人愁馬言侮老成如呂成公之言亦可  
通但舍以兩如字貫上而言食宜使老者極之酌宜  
使老者取之謂一家之內當知敬長也孫之便捷豈  
人可及又教以習之如塗之附著而不脫君子當以  
善道使小人化之此以數字起義也七章以兩靈喻  
其在上為長者也如雨雪之集其寒已極雖未嘗見  
義理之正而終不肯遺其下而所居常輪九也八章  
以兩靈喻其在下為幼少者也亦未嘗見義理之正  
但流于惡尔如妻如冕不可以中國之人望之也何

古聖賢凡畔于義理者皆以夷狄待之舜禹之法也

莞枿

有莞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媚焉俾于靖之後  
于極焉有莞者枿不尚揚焉上帝甚蹈無自瘝焉俾于  
靖之後于道焉有鳥高飛亦俾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踈曷于靖之居以出矜

以訓詰言之亦似可通但終是意宜而不暢若不處  
焉以鮮求當味以求其旨可也耕之茂鬱其當夏  
時于春方秀秋已凋落惟火敵之時惟枿為茂昔

然者皆思息息焉上天其欲行其福善禍淫之道為  
諸侯者毋但息陰以自睡而至于自病也保于靖之  
將使我安靜其民後來繼我者必有極其所能至者  
為以凶王恭虛无懷改之望也卒章謂為之高飛亦  
可以附于天也傳天非戾天也為之力微豈足以戾  
天哉其意常無極也彼人之指出王信矣豈有所至  
極哉易于靖之應前二章保于靖之也言何不求所  
以安靜其民而但以凶矜居之乎矜與蹙寡之蹙常  
通用何革不黃曰何人不矜鄭曰從役過時不靖靖

謂之矜孔曰矜與課同詳詩之音其殆以湯武之常  
望諸侯耶

都人士

彼都人士狐裘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師于周為  
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瑋寔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哉不見兮我心宛結彼都人士雲帶而厲彼君子女  
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遠匪伊雲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指我不見兮云何旣矣

詩  
是詩之難通者彼君子女之一詞也詩以士名詩以  
以女何哉女不以女之服飾言則非實指女也詩之  
五章皆士之服也詩之前四章皆以彼都人士發語  
凡詩以彼此言者皆詩人要旨也彼都者其指洛邑  
乎鎬京乎在幽王之前則皆鎬京焉都似若指前代  
文武之都有斯士也首章黃中之色有容有言其婦  
周也萬民仰之非指文武盛時而何士之出為世用  
者也二三四皆言彼君子女其下皆曰或不見兮則  
隱居不仕者也若張籍詩何不相逢未嫁時此君子

女之意也是以皆曰我不見兮隱而不出非若萬民之望也是以服壹並焉坊寔去帶不必皆已仕之服乎三章以髮言則不弁矣言不悅花結從之過云何時皆非繫民之望也合而思之其以隱德為人所屬心之勤也明矣但此序相遠世莫謂之然爾

采練

終朝采練不盈一斛于髮曲而薄言婦休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履之子于狩言報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絕其釣維何維紡及缺維紡及缺薄言視

者

是詩有思其夫之情而非怨曠也。似若當時從于田狩而室家望之、情首章薄言師休于田亦苟而已爾。為得共首二章逾期而不歸也。四章承三章狩釣二事以釣喻狩則不可見釣則見之矣。故亦曰薄言雖見之不能使之安其家也。

黍苗

芄：黍苗陰雨膏之悠、南行古伯旁之我任我繁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師武我捷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既集蓋云崑虞前、謝功召伯營之烈、伍師召伯成  
之原隍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召穆公召康公世為輔相康王之初召公為大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則猶分陝也是宣王之初召公  
猶居相位今據說者謂其營中伯之功及依崧高詩  
碑立中伯之宅其于詩人之碑未詳其果為中伯也  
亦不詳其果為平淮夷也如崧高謝為中伯之邑  
以范史南陽謝城為據則不應為他人是中伯並見  
于大小雅之詩亦未有他例也崧高備言其功此詩



但言行使申伯之名不列焉其附于崧高之次聖人  
以其諱義利于二雅乎召公任諸侯之責是詩之名  
與諱皆為召公發其所美者任召公而已耶故注申  
伯之功而歌召公之舉其政焉

陞桑

陞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陞桑有阿其  
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陞桑有阿其葉有函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說是詩者以思賢為義，辭亦順道。但思見賢才為  
以兵為興，若有所思，是後世樂府秋胡之節也。以三  
章之葉色為辭，則亦充矣。退不謂矣，謂遠不可以  
言遠也。故思之而不忘焉。

白華

白華兮白華，采芣兮之子之逵。伴我獨兮美，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備灑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傷懷。念彼碩人，憇彼桑薪。叩烘于楹，維彼碩人。寔勞我  
心，鼓鍾于宮。鼓闌于外，念子慄。視我邁，有鷺在梁。

有婦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駕鸞在梁載其左翼之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早兮之子之遠俾我  
痕兮

逸詩以白華為君子之潔白召南以白茅包采芣苢  
女合是二者喻中后正嫡之賢也天步艱難使中后  
不得其道首二章且集所得與我三四章難以碩大  
為言亦中后也備文王有杖之言皇王也沈池之浸  
浸潤之指也其始傷之而已至熱烘則焦灼之矣是  
所以勞心也鍾聲外聞無微不達也言宮禁之事人

所具聞也。候言褒以攻之急也。我則邁，將歸于  
中也。六章鴛以喻褒其貪慾在謀求魚者也。鶴之喻  
中后之飛翔出于樊籠者也。七章鴛鴦之飛左翼與  
鴛鴦之詩同。昔喻中后之失位之子其德謂幽王之  
見廢也。右石之喻其積毀銷金積諱磨骨乎。後末石  
豈能使石之卑哉。漸靡使之然也。之子之遠似指中  
后。王后不嫌同諱。中后遠居于中。俾我國之病也。王  
之與后其諱或同可以意運也。此詩作于中后見廢  
之餘。未嘗其為賢后也。且中使召犬戎與之。亡周中

為叛國后為逆后藉使不與聞乎故宋周見滅申侯  
之以是申后無褒姒之惡罪得于褒姒多矣况又廢  
携王而立宜臼及犬戎之強宜臼達國人戍申謂非  
與聞乎故不可也

綿蚩

綿蚩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哉旁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悔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綿蚩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長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悔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綿蚩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長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之名黃鳥者二秦風小雅也是詩之名歸黃實黃  
鳥也秦風言止小雅言集亦止也義少異爾是詩  
聖人詳言于大學且曰於止如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義如此其大也自詩序以飲食教誨為說偶  
者徇其說曾不致思詩人之旨失之愈遠况大學之  
理乎以其辨之至近而遺其旨之至遠序誤之也且  
羽屬之止集于木理之通也羽屬而止于土豈理乎  
丘土也此大學之理也聖人述而詳之誨備既略之

矣詩之諱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二三曰豈敢憚行  
既曰止矣易又行我以止蓄行如良之象者非詩之  
法也竊詳是詩必作于幽王之不平王之初將避戎  
于洛邑迺其臣民以促之臣民怨而刺之者也蓋邠  
畿千里維民所止今王无定都使其民依々然如朋  
屬之止于丘猶燕巢于林木之意火戎殘破荆棘生  
焉但當止于丘無木無楚不知其所止也故皆怨于  
行為上者又迫逐之教誨之車載之倉皇休迫其情  
自若解素者杖之嗔辭也几于恣故以君為以是言

之律旨皆通

飯菜

情：飯菜米之考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尤斯首饔  
之情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尤斯首饔之矣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尤斯首饔之饔之君子有酒酌言時  
之

詩止四章首章以飯菜為先名詩之本也以飯菜加  
于尤其所重者可知也後三章有尤矣獻酢時三爵  
之禮行矣先嘗而後及賓敬賓矣嘗以飯菜賓以尤



與茅容同意郭林宗知其為賢者也桓景其獻并存  
· 孫之意乎此詩作于幽王之世抑天下凋弊猶唐末  
見醉人為瑞者乎不用姓字襲錄之語何自而接耶

漸、之石

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漸、之石維其平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燕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幽王之時不聞夷狄之梗宣王征伐之後餘威未泯

也自此以下三詩皆刺兵役繁興民不能堪詩人先  
虛語傳記遺略止書其失信諸侯以褒擬傾長耶是  
詩言山川悠遠未知其果為荆舒乎凡詩言東征者  
皆自錫而古豈錫在西故也用公居東亦言東征豈  
指岷函間耶若荆舒在南詩辭不應言東也保濟地  
矣豈水險將降俱不能歸乎以東征為不皇則函王  
至于征討如此其嚴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兵革  
以促之者故苦之華序有周室將亡之辭

苦之華

苦之華甚其貴矣心之憂矣雖其傷矣若之華其葉肯  
肯知哉如此不如先生料平墳首三星在舊人可以不食  
鮮可以飽

是詩之旨沒不可知詩詞所憂甚切託興又莫知其  
約是以序者多為之義曰戎夷曰喪亡師旅飢饉皆  
備言之庶幾一中焉其空園自若也克嘗見山年居  
山者食草根居食者食草子雖至瑣細者不遺焉乃  
知詩人取興于若、不寔者也惟華而已以是名詩  
以是起義不可得而食也又聞昔初生時華始孕略

可咀嚼微甘此謂鮮可以飽者乎亦名詩之意也豈  
大戎殘破之後所見荒蕪而動心于蒼葦之華此所  
以憂而至于傷也此所謂不如先生也鮮羊食草以  
以生野无青草羊之首反大于身魚梁之上不得有  
魚惟見三星皆言其凶荒窮苦之態是以每言必深  
切以是推之則何草不黃未必遠征所見柳衰亂之  
後所見皆草萊耶藉曰幽王時冬長亂戎兵草繁興  
之後耶

鄭以心為三星凡言三星者多指心也當黃草之

時心已沒矣。草青之時，心尚未見也。參亦三星也。微秋晚始見，與參同見者，謂亦有專取其中之三大星者。黃草與青之時，皆見焉。此其作詩之旨乎。

何草不黃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芻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以詩名求之若沙漠之地不然則征伐之地日之所  
覩曠野徬徨之場乎當黃羊之時所行役之始終歲  
疲于征役者也故曰何日不行其煩于師旅矣二章  
言其民之怨不增為民人也先言黃羊言玄亦與黃  
之青、同義黃落之羊未嘗不再染我徂不見矜也  
三章謂起師無名非有兕虎遺野而為害也乃使我  
朝夕不少暇謂不怠之師也狐妖物又在凶羊之  
中言敵情難測也亦小醜尔不足為國患當使勿伏  
于羊中而我之車日遵道以行豈從狐于凶羊之中

我年章多詩人本旨豈忍周之或時棧車滿道今秋  
滿車中耶傳記以出王失信于諸侯而有火戎魏山  
之禍以神攷之似不盡然函王以褒姒易嫡庶之位  
此固致禍之本詩人所刺者其事皆長亡之兆非一  
火戎之罪也刺詩之最大者鄣南山之十詩十月之  
交室父卿士之下七人以名與戕言其曰室父者首  
是七人也曰室妻方處則褒姒之交亂內外可知其  
次則諱惡弘多羣儉在位朝政不綱怨讟並起天災  
猶不必言自鄣南山以下則政刑既失風俗大弊禮

儀靈廢征伐繁興是驍山之禍積累已久豈特係一  
婦人之忌乎聖人編詩以爲萬世大戒幽王之變雅  
合小大雅凡四十有六詩幽王在位僅踰十年而怨  
刺如此蓋古之所未有其遭禍之酷亦自古所不然  
則非爲不幸審矣自厲王時揚之詩已有枝葉未育  
害本寃先撥之辭共和未久而宣王之晉政不終幽  
王物忠之易致禍之酷固宜爾也又何足恠然變小  
雅之次序似不特以先後爲斷如正月所謂赫一采  
周襄一城一之必在携王之世或平王時也幽王在位



决无此语矣。画王非止，但荒于女色，举烽不慮，遂坐于亡如漸。之后之言，東征何早不黃之言，征夫北山，小明之言，勞役画王，豈荒于色，致禍若此，其易哉。大要是朝廷不正，君子放弃，而小人在位，積惡燎原而已。詳攷變雅之詩，詞自可見。况變雅之中，其舉平治之事，以刺時者，固多有之。若甫田、大田、裳、者華、桑扈、瞻彼洛矣、楚茨、篤耜、致意深微，誠詩人之旨。若黍苗、陸桑、瓠葉，似正小雅者，以成時之事，寓怨刺者，之旨亦可也。序詩者，平以刺而一之，然其平易簡直。

之旨自不可掩或正小雅之錯簡也歟抑雅之正變  
繁乎時而非詩乎

詩說卷第九